

怒海餘生

集體創作

羅海沙
饒沙鷗執筆
晉楓

風出版社印行

823.3
GP 42

怒海餘生

劇中人物

華海濤——誠篤忠恕，中國典型村老。

華志達——勇壯男兒，讀過書，有血性，是當地民族革命的青年中心。

柳慧青——雖然讀過書，但沒有都市小姐的習染，雖然有錢而深明「國破家何在」的道理，懂得愛情的真諦，也明白為民族而犧牲，他是志達的愛人，同志。

柳慧明——慧青的弟弟，有一顆天真爽直的心。

秋風詩人——他不是獨特的人物，而是許多「盜名欺世」的傢伙之一，他自己吃西餐但偏提倡「大眾詩歌」，他自己頂怕死，但他却狂呼「民衆太落後」，他深入農村，

黃小琴——原來追求村女。

怒海餘生

0
34

黃小翠——典型的村女，不識，不怕，貪錢，小氣，又稚，又潑，可笑，可憐。

黃乃果——小翠父，良善的漁民，但死在惡獸的魔掌下。

張一帆——他是都市流氓與鄉村土痞的合流，志達的同學，慧青的表哥，中國的內奸。

敵人的忠臣。

上校艦長——許多敵國年青軍官一樣，「殺人不眨眼」，「姑娘是活寶」。

敵兵^甲——許多兇酒好色的禽獸代表。

敵兵^乙——許多受難的青年同胞的代表。

難青——許多受難姊妹的代表。

難衆——第二場失土的受難者。

自衛隊——第三場，奪回失土，光復鄉村的民衆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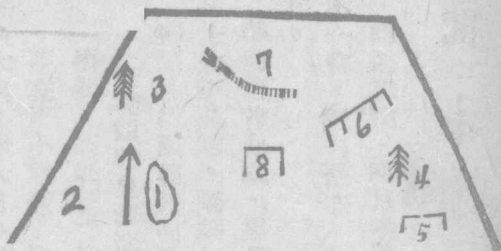
劇中地點：南海之濱——廣東淡水的憐海漁村。

佈景如圖

劇中時間：

說明：橋通內村，石橙旁靠舞台，[右角通外村，舞台左內角土坡道近海
第一場——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清晨敵人登陸的前一天。

怒海餘生



2. 3. 4. 爲樹， 1. 爲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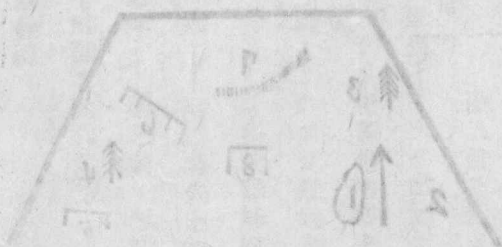
7. 爲土坡，坡外爲海，坡上遍種竹林、蕉樹。

6. 爲橋， 5. 爲石頭（作橙用）

8. 爲石棹。

怒海餘生

第二場——次日下午黃昏，敵人登陸的當兒。
第三場——半月後的深夜，光復故土的時節。



欲取
欲取

欲取
欲取

欲取
欲取

欲取

幕開：——

時近拂曉，明月半掛於西山柳梢，繁星閃爍，寂籟無聲，四處雞鳴，梆子遠敲五更。不一會，星月隱去，紅日東升，雀兒在樹上高歌，海在沙灘狂嘯，——大地由微白而大亮。

華海濤背魚網，攜魚簍，自海灘返，雖微露倦容，然亦不失其老村健朗，至土坡前石椅上放下魚簍，晒網於沙灘竹梢。

柳慧青活潑朝氣唱着快樂之歌自橋頭來。

慧青：（在橋頭望見海濤）華大叔！你這麼早就打漁回來了？（趨前）我來幫你老人家（幫掛網，拾草屑）。

海濤：現在可不早啦！妳看！太陽都那麼高了。

慧青：大叔：華大哥今早怎麼不幫你打魚呢？

海濤：昨夜溜到下村開什麼壯丁會去了，……他現在還有心打魚！

慧青：大叔！什麼時候會回來的？

海濤：說是今早回來，……唉！現在的青年人，越來真的越不像樣了，成天攪什麼壯丁

，開什麼會，不想想，沒有我這老骨頭拚命去打魚，他吃什麼？

慧青：華哥是頂好的呢！又聰明，又能幹，……在外面學堂裏畢業，還回來幫你打魚，像我表哥可就糟了，賭牌喝酒，調戲鄉間婦女，那一樣他做不出，村裏頭那一個不恨他！

海濤：你表哥有好舅父，志遠那兒比得上……（冥想）大富大貴，我窮人家，不敢想，但望他能爭口氣，混一差事，我這老骨頭辛苦了一生也比較安心，就是你爸爸教他讀書一場，也不致給人家說：芷齊伯給錢志遠讀書，到不如將錢拋下海裏。

慧青：這也不能怪華哥的，只怪我爸爸死得早，假如多活半年，那華哥學水產回來，用機器打魚，一出海就千幾担，你老人家也可以快樂快樂，爸爸一死，媽媽什麼都交給表哥那昏蛋，枉費他跟華哥去讀了幾年書。回來只會欺侮自己人。

海濤：說起你表哥，實在太過份一點！昨天又不是逼船錢，把李阿新連人帶船都逼到海裏去了。

慧青：華大叔：阿新嫂昨夜裏吊頸死了，你知道嗎？真教人怕，舌頭伸得長長地。

海濤：怎不知道！李阿新一死，阿新嫂靠誰，還不是死了的好。

慧青：唉阿新嫂一死，那三個孩子沒爺沒娘的，不是太可憐了嗎？

海濤：可憐，可憐的事還多呢！我們往後還不知怎樣過日子呢！

慧青：華太叔！我一定把這些事都告訴媽媽，讓媽媽知道張家表哥是要不得的壞東西。

海濤：你表哥還是小事，還有——

慧青：還有什麼。

海濤：日本鬼子的兵船停在我們近海裏，不準我們的漁船出海去打漁，往後怎麼過日子。

慧青：什麼？日本鬼子的兵船停在我們的近海？那我們怎麼辦？說不定會在我們這兒登陸的。

海濤：那有什麼法子呢？今早那邊就誰也不敢去打魚了，……只有王乃果那個大胆鬼，不怕死的出去。

慧青：那你今天的魚打得多少呢？（拾起魚籃來看）啊！只有那麼一點！

海濤：不出海去，在海皮撈，撈得什麼來，唉！這一點點魚，不夠買烟錢，還吃什麼飯，（悵望海面）青姑娘！你替我看看這塊網，我回去拿蚱鉤來，在這海旁鈎些蚱來補貼補貼也好。（退場）

這時候慧青一面晒網，一面唱歌，他的表哥張一帆，默立在土坡上微笑。

慧青：（回頭看見她那表哥，很高興地。）你站在這兒幹嗎？

一帆：站在這兒聽你的歌聲，——表妹！你的歌聲真一天比一天好聽了。

慧青：（作自個兒的事，不加理睬）。

一帆：表妹！早上的海風很大，還是我伴你回家去休息吧！

慧青：（冷冷地）我沒有你那麼舒服。

一帆：（故作關心地）表妹！你身體不舒服嗎？我就常常關心，早上的海風太大，於你的

身體是不適宜的。

慧青：（冷然地走開）我又不是小孩子，要你關心幹什麼？

一帆：表妹！我那兒能夠不關心你呢？你想！我倆自小一道長大，就是鐵石心腸的人也

會有點恩情吧！

慧青：恩情！你也配講恩情嗎？你給我滾開，我一看見你就討厭。

一帆：是，是我不好，但是，表妹！我有什麼對你不起，有什麼得罪了你，你儘可以回

家去罵我打我，又何必自個兒儘在那兒生氣？氣壞了自己，我又該多麼難過。

慧青：你別在我面前廢話，你快給我滾。

一帆：（冷笑）哈哈！哈哈！

慧青：（起身走開）讓你死在這兒。

（慧青走至土坡上）

一帆：（冷酷地）哼！你一點也沒有恩情，你就別怪我沒有恩情。

（慧青聽見，略一頓足，仍不理睬地走，）

一帆：你以為你做出的事都沒有知道嗎？

慧青：（一脚剛走上橋頭，急回身，氣急地）我做了什麼事？怕你知道？

一帆：（冷然）自己做的事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慧青：我明白什麼？你說！你說！

一帆：一定要我說嗎？（稍停復溫和地）唉！表妹；何必自己一家人爭氣呢？自己的嫡親

不比外人親熱些嗎？

慧青：放你的狗屁！（回身又走向橋頭）

一帆：（厲聲）唔！你前天下午跟華志達那小子，鬼鬼崇崇地到下村去，昨天早上你又偷

偷地給華志達那小子五十塊錢，你以為我都全不知道嗎？

慧青：（急奔返）是的，我跟華志達到下村去，我給他五十塊錢，怎麼樣？怎麼樣？

一帆：怎麼樣？那只要自己心裏明白。

慧青：明白！我當然心內明白，你是什麼東西，你配管我嗎？

一帆：唔！我不管你，我不管你誰管你，我舅父死後，我就是我舅父家裏的管理人。我就是你的家長！

慧青：家長！家長！你想扼住我嗎？……有本事的就告訴我媽去，你這不要臉的東西。

一帆：告訴你媽，那太好了你呢……我要告訴全村的人，讓全村的人都知道柳芷齋先生的女兒做出的好事。

慧青：啊！你這樣欺侮我，你這不要臉的東西，（拖住一帆）我要你跟我見媽媽去！

一帆：（掙脫慧青的手，并順勢推他失在土坡）唔！我和你去見你媽，那你想呢；（厲聲我）老實告訴你，你再不悔改，你再跟那華志達小子做些不三不四的事情，那你就別怪我不客氣。（由沙灘下）

慧青：（伏在沙灘低泣）

海濤：（攜着一束蝦鉤來，見慧青坐坐沙灘上，急趨前安慰地）青姑娘：不舒服嗎？

慧青：（強歡）沒有什麼，我坐這兒等你老人家，華大叔！（赧顏地）怎麼達哥還不回來呢

該不會？

海濤：（誤會，但慈祥地）那不會的，志達雖是脾氣壞，但人還本忠。你爸爸對他那麼大恩情，你對他這麼好心，他斷不敢在外亂爲，知恩不報的，只怕我們窮人家高攀不了，這倒是……

慧青：（知他誤會，更難爲情）華大叔！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好！別說了，我們還是釣蝦去吧！

（秋風詩人留着滿頭長頭髮，帶着深度近視鏡，穿着過時西裝，包着一大包文稿，搖搖擺擺地自橋頭來。站立在土坡上朝着海面不住地贊美。）

秋風：海！多可愛的海啊！太陽掛在天邊，不，簡直是放在海坡上，正在一個金盤放在水晶池子裏一樣，滿池子都變成可愛的金色了……簡直是詩境，全部都是美麗的詩。（裝腔作勢地哈哦起來）

蒼雲與綠波共逝，

怒海競駿馬奔騰，

（是玉涯？是雲天！）

宇宙！長空！

怒海餘生

海天 一片。

(海濤慧青俱爲驚訝)

海濤：你這位先生是那兒來的？

秋風：呵！你慢點；你慢點；（急解開報紙包，取出名片很恭敬地遞給海濤，並握海濤手）我就是當代大衆詩人，特地來調查調查你們的生活，預備寫一部大衆詩集，唉！你們的漁民生活實在太可愛了。

海濤：有什麼可愛啊！我們連飯也吃不飽。

秋風：對！你們的大衆生活也實在太苦了，所以我就提倡大衆詩歌，專寫你們的大衆生活，來給你們窮苦大衆讀的。

海濤：青姑娘；你也念過幾年書的，到底他說些什麼，我全聽不懂！

慧青：管他講些什麼，橫豎是吃飽了飯沒事做的傢伙。

海濤：這張紙上寫的什麼？該不是催糧催稅的吧？

慧青：（接名片來看）大衆詩人秋風，噫！奇怪！姓秋的。

海濤：那兒有姓秋的？

秋風：呵！呵！是。是筆名。就是寫文章的名字，嘻嘻！嘻嘻！

(這時慧明在內幕叫)

慧明：姐姐！姐姐！媽叫你呢？

慧青：就來啦！(對海濤)華大叔！我就回去；(返身走去)

海濤：謝謝你幫了我大半天，你該回去看看你媽啦！

秋風：哎！哎！哎！姑娘！慢點，慢點，我有一句話問你！

慧青：(回頭)什麼？

秋風：噯(悠閒玩味)姑娘！你到底是愛這面海呢？還是愛這面海？

慧青：(不耐煩地)我也不愛這面海，我也不恨這面海，我只覺得我們全村人都要靠這面

海吃飯。

秋風：唉！這就太沒有詩意了，你應該這麼說，「我嗎？我愛極了這面海，我愛它養活

了我的祖先，我底姊妹，但是，我也恨他。我恨他吞沒了我的骨肉。我底村民！

「你看！這多麼詩意，多有哲理。

慧青：我不懂呀！(又欲走)

秋風：你不懂，這也怪不了你，因為你還沒有成爲詩人，你沒有烟士披里純，噯。姑娘

！你今天在這美麗的海灘上，與你這純真的姑娘相對談詩，烟士披里純特別來得

豐富，嚶！你別走，我我寫首詩送給你留個紀念。

（這時慧明由內村前來）

慧明：姐姐！他幹什麼的？

慧青：誰知道他。（坐在橋頭）

秋風：（復吟詠起來）

純真的姑娘！

你不像都市女性的嬌奢，

你不像都市女性的淫蕩，

你有玉女之聖潔，

你有原野之健康！

純真的姑娘！

倘我是雲，

你就是月亮，

雲永遠抱着月亮，

雲永遠抱着月亮，

慧明：大衆詩！大衆詩是什麼？

秋風：吔！你這昏蛋，怎麼這還不懂？大衆詩，就是勞苦大衆的詩歌。

慧明：大衆；大衆；喂；是不是壁上掛的大鐘？啊：你是談鐘的？

秋風：昏蛋！昏蛋！唉；（揩額上的冷汗）跟你講不來，詩你不會懂，你不會懂詩，……

本來詩就是不好懂的東西，所以我七年前跟志摩兄在日本觀峯看日出的時候，我就說，「只有詩人懂詩」。

慧明：姐姐；他發神經病是嗎？

慧青：還是回去吧！跟他囉嗦半天也攪不得的。

秋風：喂！喂！喂！詩你們不懂，牆頭小說你們就應該懂啦？

慧明：什麼？

秋風：（取出所謂牆頭小說）這就是牆頭小說，本來我預備貼在村口茶館子裏的，但我知

上茶館的都是有閒階級，所以我就不貼了，我特地帶來沙灘上，預備貼給勞苦的漁民大衆看。

慧明：上茶館？啊！你要飲茶嗎？到甄露記頂好一盅四杯，三分六，吃得飽飽的。

風秋：怎麼？你是上茶樓的有閒階級？昏蛋！（急摺起牆頭小說）那我的牆頭小說不給你